
名山藏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隆慶臣一

徐　階　高　拱　趙貞吉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幼墮智井從其父黼丞宣平道括蒼嶺墮深壑中衣絓於樹皆不死嘉靖初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始歸娶大學士張孚敬緣上意請去孔子王號階疏其不可孚敬召階盛氣詰之階徐理前說引高皇帝詔書盡革嶽瀆號獨存孔子者孚敬曰此高皇帝少作胡可據也階曰高皇帝定天下

而後議禮制度寧少耶且聖人之文無老少不爾明公議四郊何據高皇帝少作也孚敬即曰即君謂塑像古禮否階曰像誠非古禮業肖而師之何忍毀也孚敬曰程子有云一毫髮不似吾親不得名親階曰然則有一毫髮而似吾親而毀之乎且明公能必尊奉列聖之御容盡似毫髮哉不謝直揖出上讁階推官延平府鍥而識之曰階小人也永不叙其後上忘之矣累遷至國子祭酒禮部尚書名入直無逸殿廬上見其小心恭謹殊親近之庚戌虜薄都城下階傳言守城策於上上然階言虜附書求貢上召問階及

相嵩嵩曰搶虜亡患也階曰虜勢如此難言亡患須
議所以禦之上曰是則何如階曰今虜逼而我虛宜
權許以疑之第恐難饜將來耳上曰苟利社稷皮幣
珠玉亦何愛焉階曰事有甚珠玉皮幣者陛下所不
能受則柰何上悚然曰卿慮之遠階曰臣請言所謂
疑者今虜書皆漢文眞僞不可知請往諭之曰陛下
謂汝等雖稱臣求貢所求書皆漢文無信使抑萬無
城下要脇理果歸誠當斂退塞外遣使具表聽處分
下者有勦討而已如此往還少日我四方援兵亦且
至卽不退可拒之矣上稱善者再因請視朝以鎭中

外之心上首肯上既殺兵部尚書丁汝夔等階薦爲民前副使聶豹前都御史何棟上納之始上悅相嵩至是數密訐階邊事階對屢稱旨漸爲上所信嚮仇鸞得幸上密言相嵩父子不法狀上內疑嵩鸞通虜誤國而嵩莫之敢言階獨密奏繼與錦衣帥陸炳實其跡上大驚鸞死剖棺戮之竝謂階親巳亡何倭起江南上以階江南人數問階階言今爲兵者一而民者百能使民者守令令將校一不利輒坐死守令自或左降何勸懲也守令勤則餉必足守令果則諜信守令警則閒必嚴守令仁則兵必力上是之階

微見自得上益譴事嵩先是者楊繼盛疏劾嵩引言二王知奸狀上怒下繼盛鞫問嵩大恨欲緣上指推究階屬陸炳曰君慎之一及皇子無如宗社何因從容謂嵩曰上僅二王事實必不以爾子謝公即有所罪亦二王之左右公則奈何顯結宮邸怨也嵩懼然乃寢然以先後御史王宗茂趙錦論劾嵩者階擬旨皆坐薄罰心疑階爲繼盛游說久之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張翀董傳策交章劾嵩時來翀階門生也而傳策階同府人以此大疑階密奏辯若指階主使者上下獄考掠遠戍之嵩曰人事豈必繇彼顧彼好

爲憂時憤俗語語盡而繼以泣少年好名者日叢之矣此意使也階自是多稱病謝客自遠而益謹於撰玄應制以媚上上益親之有所密問皆舍嵩而之階嵩出直故多不滿假入會妻死假久上諭階曰卿亦歸第階對曰臣歸不如在直上悅頃之上所居永壽宮災欲治之嵩言上三殿方新物力尚詘未可治也諷上還乾清上大不懌嵩階乃密言之工部尚書雷禮上疏取辦自請以子尚寶丞璠監工上悅嵩請世蕃同之不許嵩恐而階日與禮及兵部尚書楊愽不離工作次其興宮之材不遠取楚蜀第揄三殿之餘

而急備之百日宮就上悅名萬壽宮焉階自光祿大
夫柱國太子太傅至是累進少師兼吏部尚書倖
凡三賜勑褒錄一子中書舍人超拜播太常少卿會
滿十二年考賚金綺羅緋階爲人陰重有權略其始
事嵩甚謹與締交聯姻治第分宜日謝政後且居分
宜就公令播往來嵩家有見異物曰我家亦有之是
夫夫見遺者世蕃爲酒致階階至爲恐嘔受觴及後
稍知上悶嵩貪及世蕃外恣狀因密受御史鄒應龍
使劾嵩而嵩敗上懲世蕃不賜階宣廬曰母久宣久
宣家兒外作奸階言當問何奸也陸愽走馬使酒狹

邪爲奸長安市中也謂之外奸久直奸也甘言比周爲奸朝堂以諂王上謂之內奸不久直益奸也上悅以直廬賜階階懸三語曰威福歸王上政務歸諸司用舍刑賞歸公論次輔袁煒數出直請召之不許階言凡事同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則私私則衆弊生上曰善階弟陟官九列久次當遷階不令內徙又緩其遷期以自遠陟內不自得上疏借指階內行上不行上欲增閣臣一人問誰可階對知臣莫若君在陛下上曰知臣之君有堯舜太祖而已嵩我簡任乃至此階對陛下用嵩非不當才末路驕怠過聽子負上恩

耳昔堯於四凶太祖於善長惟庸皆始用終誅陛下
無損於明上曰堯聖人首太祖艱難興天下猶然遭
此後世之君宮生內長又烏能知之階對自古人心
難測蓋有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者知人所以難也故
聖帝明王不下堂周天下惟在廣聽納廣聽納惟在
有言必察有言必察則深情隱慝無所逃奸階累進
兼建極殿大學士四十三年當考十五年滿逡巡未
敢請上知之賜金幣羊鈔珍饌法酒特進上柱國錄
一子尚寶司丞賜勅褒諭宴禮部給三代誥命力辭
上柱國及部宴再予金幣前是階以例乞骸上謂階

卿自擬留言不可何不令煒代我言階言煒擬留臣
知之即臣擬也上手答卿念在邦民誠圖寧固輔首
居正宜賛不逮罔棄是思上賜階玉帶以白金一錠
爲製資擇賜蟒衣所謂教子升天者令衣以入階病
痰嗽遣御醫視中涓賜豬羊甜醬瓜茄酒米如例已
出尚方珍劑二瓻命司禮貴臣齎手札喻以調攝藥
方葢嘉靖初上調藥賜張孚敬至是始再云袁煒卒
階數請增置輔臣上數難之因密疏乞休謂曩時閣
臣居首者率不時請骸骨上欲留留之不欲留則不
留故不得久擴此位而恩威常上出紀綱法度毋敢

顧也上曰而亦猶罷時耶久之用嚴訥李春芳副四
十四年也是時上春秋高忌諱甚吏部左侍郎高拱
主貢舉考試上問階拱論語試目曰綏之斯來動之
斯和其下不有死哀耶孟子試目云民之秉夷夷不
同夷虜哉拱大驚階爲拱剖解上乃罷上諭階曰郊
廟弗躬早朝久廢要我爲不能矣今病多體弱日下
使卦盡宜卷身奉玄傳繼不可延者且待必無休矣
汝其加思或密問在宜諸臣計此安矣易爲不恐後
艱醜耳階皇恐對大畧謂傳繼臣不敢聞命計諸宜
臣語亦漏泄自古艱醜事必有強等兇惡之人及有

大奸逆在其左右今皆無之聖明亡疑上曰汝對何
云傳退之云然後弗美耳昔有久等之怒今時又非
昔日階對昔日久等之怒臣未能仰悉是謂昔人曾
有此怒抑謂昔年曾有此怒也若昔人則今賢孝非
昔比謂昔年則恐是離間之託聖明勿聽也上曰汝
對不知指夫昔成祖注意在孫子弗之同嗣位有說
焉百年五十矣可必蚤思賢孝難必吾所言或不甚
妥階復對成祖在位久仁宗在位促皆天命也繼承
之間史册自明上道德隆備天命所歸今之賢孝中
外共聞萬萬無可疑慮是時上久懲哀沖莊敬兩太

子不利故穆宗皇帝僅用裕王居邸而奸人陰蠹遂
意上躊躇裕景間者上所諭階艱醜之事意恐已久
於位裕王年長後爲天子不得久歲等者待也昔成
祖久於位致仁宗久待卒短於祚上意既難言詞復
奇與階不知指若謂上有疑於裕景二王間欲以塞
離間奸逆之蠹然所對裕王賢孝可以安上心於晚
節矣而亡何景王亦薨階既以恭謹得上意卽貴重
甚幸矣而不衰上或有所委使通夕不敢假寐應制
之文沓至促應未嘗踰刻上益愛階階之前天下無
所不中兵水旱癘沴乘之赤白之訾無虛月分闖以

上一語不中指立就逮大者誅夷小者竄謫而政事諸臣復有竊上顏色爲威福數千里外不能探計有徙槖長安中論亘市六尺軀而已階既日以寬廣上意又不自崇高竿尺往復有吐必露窮徼遠戍往往若歷縉紳士大夫亦快於得以自盡自階在事上所誅夷竄謫並少階懲嚴氏穢濁之後特開講學門戶以導清流之嚮雖其勦竊浮附媒功名者比比士依名節義理亦多上末年久疾忽忽不愈欲幸興都階據上體不耐道途以對而上意忽决階力言往者歲在巳亥聖駕有興都之幸今二十七年所矣皇上自

度精力孰與其時計毋論比二十七年者即今聖體
違和十有四月亦度何如十四月以前輦不安宮途
不適殿且巳亥歲虜小警耳其時猶遣輔臣行邊六
卿出督外三鎮而内九門悉壝重兵大臣巡視今邊
坼時警軍實不充倘都輦空虛狡逆之徒乘而竊發
聖駕在外能不驚疑若夫乘輿遠行有司斂民供億
全楚兵荒頻仍有如比日撫按所奏臣尚未之及也
上讀奏至狡逆之徒乙之報曰此八字不可作常覩
遂罷上病益甚階問安報曰病狀甚苦卿可先慮輔
理非輕上崩階草遺詔請奏裕邸報可施行傳詔之

日父老涕流號慟比於輪臺之悔益階念上英斷類
高皇帝獨晚節齋醮織作不已先後言事諸臣久得
罪欲自登極詔書發之不能無疑於改父而於上克
終之德未光欲流且草以奏人追舉故相楊廷和所
草嘉靖登極詔爲世宗正始正終之美云穆宗即位
乞休不許初大學士高拱嘗侍穆宗裕邸吏科都給
事中胡應嘉者階同鄉傾危士也階相世宗獨親階
拱與大學士郭朴嚴訥具位而已拱以是與階頗相
左世宗久不豫應嘉畏拱以宮僚柄用乘上疾言拱
不夙夜在公臨上賜直之廬移家屬西安門外潛夜

侍上近稍違和閣臣顧天祈禱拱移書籍器用出有
必君父心拱疏辯會上病遺不問拱以是疑應嘉承
皇階意恨之刺骨及是時吏部考察庶僚應嘉與給
事中欽御史維新並坐謫應嘉上言吏部尚書博山
西人也山西仕於朝者殊無一人降黜而考察半科
道其論欽與維新皆私忿故事庶官被考察者不得
論救階與朴拱用故事擬旨黜應嘉編氓臺諫諸人
疑拱脩故怨脇階以黜應嘉兵科給事中歐陽一敬
因論救應嘉語侵拱他科道官亦交章上階奪衆論
請改應嘉外謫許之拱益疑階主一敬而一敬復與

給事中李貞元重劾拱言益激御史齊康者拱門生也亦論劾階有旨切責康妄言階疏辯乞休不許科道官交章劾康聽拱指授宜置法大理寺寺丞海瑞言階事先帝無能改於神僊土木之誤誠亦有之執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甘心鷹犬得噬吾類罪又浮拱左都御史王廷言拱被劾宜引退康挾私懷奸宜重治其日尚書楊博侍郎遲鳳翔葵深等各奏康妄言上降康二級外調之始康疏上時科道臣集闕下唾罵康一敬尤不勝憤與康交劾互指爲邪黨而拱前後疏辯詞旨頗激言者益求極

醜詆運章特疏不下數十寺丞何以尚至請尚方
之劍以去大憝御史巡按在外者轉相倣傚即不言
衆共趣之大抵隨聲附和而拱竟去階求去不允乃
出視事是時先朝得罪諸臣階既以遺詔次第登用
之歿者厚其卹典天下士大夫皆悅階上疏論事者
日益衆上時不堪目謂爲欺上下諭命階詳處階請
錄聖諭下示改省而已上亦竟弗罪士大夫亦益悅
南京振武營新軍者當世宗時殺戶部侍郎以要糧
世宗置不問軍坐益驕時當頒九邊賞故事無及南
京者會得假名榜有所脇求辭甚悖厲階曰往已失

刑再邀得賞亡所用國法矣會南操江都御史唐繼祿當朝辭階屬之曰營兵卽有變有都督外兵足制之城大不憂據也憂其據孝陵於法不宜攻耳公往伺之一有變卽以江防精兵走孝陵道令都督疾擊殺之階度兵已嚴乃因兵部疏擬旨係舊軍者各令還衛招募者隨營食糧終身願歸農者聽而振武營新軍散除穆宗元年也其秋上欲詣陵其明年上欲使太監用等分監團營兵又欲修內敎場勒中貴人習騎射階皆諫止又明年以九年再滿支伯爵俸一子錦衣衛千戶賜勅褒諭宴禮部趙瑺爲太常寺卿

階[illegible][illegible]求退不許許辭伯俸及部宴戶科左給事中
張齊者嘗奉命賞軍宣大歸而大言欲發兵十萬襲
邊民之入虜曰板升者階哂而斥之則又上他疏亦
爲階所格因上言階事先帝十八年贊成神僊土木
之誤及大行遺詔乃歷數先帝過失階與嚴嵩處
十五年締交連姻一言不忤嵩敗背而攻之階爲臣
不忠與人交不信北各邊告急皇上屢勤宣諭階畧
不省求惟務養交固寵擅威福而已上以齊抵誣調
之外任階言臣孤負天恩慚悚無地修撰玄文前後
同事不止一人永壽宮燬臣見先帝宸居無所聖衷

焦勞又以成祖舊宮孝子慈孫似宜修復臣誠相度經營顧不辭不諫何遜逭罪若夫輔臣草詔是日代言禹湯罪己興也勃焉輪臺之悔奉天之勅至今誦之先帝臨崩臣不量淺薄欲於草詔之間成大行之盛德贊嗣服之新政開讀之時百姓萬民感動號哭莫不誦彌留之聖增遺弓之慟臣於先帝毀與忠與臣與嚴嵩同官序先齒長安得盡抗調停勸諭外未知耳及其事敗諸臣持公論公法奏議于下先帝獨秉公道主張于上嵩父子處日月雷霆之際何待臣攻古者大義滅親重國家也必泥臣信交則循黨不

顧君父乃君子長者矣國朝分設六卿邊儌事一歸
兵部閣臣調擬進止而已固非若古者宰相兼綜庶
務又非能如今督撫官身捍邊圉而目覩戰也若臣
不肖則宜奪臣職以謝言官不許再請許之宴勞錫
與一從優備大學士李春芳等及六卿科道官皆疏
留上業已許階左都御史王廷因發張齊奉命賞軍
宣大時有奸利恐事露得罪故論階自遯上命逮齊
下獄讁戍之久之高拱復用齊與齊康皆復官于是
夙昔附階者盡反面傾階焉階有田二十萬畝家貲
甚厚會海瑞以巡撫副都御史行部至時時用貲訾

松人遂訟階於瑞日以十百輩影閧者且數萬排門
逓楊捶擊唾詈有司媢拱過當子姓僕從多奏坐戍
遣者拱曰徐公昔黨人逐我誠太甚雖然嘗爲我解
試目於先帝因調吉駁其獄萬曆初階年八十大學
士張居正言階輔相世廟承嚴嵩之後矯枉以正澄
濁爲清一時朝政脩明海內治安先帝居藩皇祖忽
有所疑階從容譬解此事獨臣知之耳年今八十宜
有優典上遣使存問賜白金蟒幣勅諭階奏謝官其
二孫中書舍人其明年卒追贈太師謚文貞孫元春
登進士官光祿少卿

高拱者新鄭人字肅卿徐階去拱諸門生爲行金中
貴人戚譽於上而拱得復相隆慶四年也既拜命以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使兼掌
吏部事免奏對承旨拱才辯朗博洽經論政皆有理
會雖複鷙不能容物而當官敏達果任其奏疏多有
可採者拱上疏曰國家苦邊二十餘年矣兵者專門
之學宜豫養待之請求智謀才力之士使專官兵部
以爲司屬不復他遷他日邊方兵備缺卽以兵部司
屬補之邊巡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之邊總督缺卽
以邊方巡撫補之又兵部左右侍郎外更可添設右

侍郎二員使其練習兵政若乏人廵邊及缺總督即可推往閱歷既深尚書有缺便可用之至於治邊之臣涉歷沙漠出入鋒鏑禍福榮辱近在斯須有功則宜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宜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其如久在邊陲有成績者又爲通融休暇之法特取回部回部休暇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智慧常裕而不竭養之有素用之不匱將人人無不盡其才而邊事舉矣上善之拱上疏曰薊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此北邊也閩廣粵以西若雲貴此南邊也二邊之人宜擇有才力知兵事者使爲

本兵司屬或二人或一人彼生其土既有身家之慮且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士馬強弱與夫奏報虛實功罪眞僞皆可熟知本兵有所處分便可一問而得其他員尚多乃以處才智有力之士固未嘗偏用邊人又可裨益邊務上善之拱上疏曰國家用人當爲地擇官不當爲官擇地臣惟薊遼山陝邊有司也禦虜牧民實有兼責今官其處者非遷謫則雜流而已處之以劣而欲其自厚謂其不堪內地而望其堪於邊方吏治何以不偷民生何以不蹙也請自今除補沿邊有司必擇而用之有治見成績兼通武事者得調

繫有保惠困窮俾民樂業者得比內地三年後陞遷
加等有捍患禦敵特著奇績即以軍功論有才畧恢
弘智謀特達之士雖係此為兵備巡撫以及總督無
所不可不能者降級別用觀望推委致誤事者輕則
罷黜重以軍法治罪開功名以歆之前則莫肯不盡
心嚴譴罰以繩之後則莫敢不盡力夫如是庶乎修
職者多邊方有賴也然而等名沿邊人或見其如此
將有借以倖進者臣惟薊邊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
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
永寧保安自在安樂等州縣乃名邊山西則河曲臨

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永寧寧鄉嵐嵐
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
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等州縣乃名邊陜西則固原
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
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乃名邊其他
無得漫名邊又可杜倖進責吏治焉從之拱上疏曰
廣東故富饒地近民窮盜熾皆坐無良有司夫有司
何盡不良於廣也用人者謂廣瘴癘鄉耳有司甲科
十之一二而雜行者十之八九銓除十之四五而
繇遷謫者十之五六彼其才既不堪又自知前路之

短甘心自棄且地僻一隅聲聞不通朝著難達苟可欺其撫按即無復誰何者嶺南財貨所出珍寶為多士不飭心鮮矣貪風既成其勢轉盛間有一二自立撫按既薦矣其所劾者不過聊取一二苟然塞責夫固不勝劾也彼見撫按不勝劾則益無所忌憚夫以甘自棄之人處於僻遠之地飽可漁之利而共囿於無忌憚之風此所以居者長惡不悛來者淪胥亦溺民憔悴日甚而皆驅於盜賊也夫不肖者罰賢者賞王所用勸懲也臣廉得潮州知府侯必登勸農[illegible]治行嶺中第一請特加褒異以風勵庶官其廣

雲貴近年亦有兵革之事議處有司請亦準此蓋天下雖大實則如人一身必血脉流通頂踵貫至然後可以却病而延年若使遠方功罪之實為上所明照而君上綜覈之意為遠所周知則誰不畏罪修職萬里之外哉從之拱上疏曰吏部論人為職考察最重而數十年黜汰之數大較不相懸絕大抵但取足數襲為故事數之不足即無其人强索以充數既足矣雖有不肖姑置勿論且其所稱不肖者又多苛求於隱細而縱捨於奸邪或有所不能識或有所不敢問以此行法曷令人心服也又考察半歲前撫按論劾

俱不題覆曰將以備考察之用夫爲不善者方其未露或有倖心猶存顧忌若明知必去半歲之內無不爲矣請自今無限定數勿求苛小有被撫按論糾者疏一下革任聽處覆覆合去者如考察例覆合留者檄到乃復其官從之拱上疏曰國初舉人進士一體並用以故躋八座稱名臣者比比後稍偏重於今極矣舉人年力稍強輒遷延希第必至衰邁始勉就官間有壯年出者則又志溢飽爲貧者也臣請選授舉人如所本格稽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雜職不得爲州縣長以阻其日暮途窮之鄙心亦謂其閱歷諳練

可以理繁而治劇其他選有司者授官之後惟考政績不問出身吏部一體陞取撫按官一體保薦若果才德出衆京堂部卿不次擢之破拘攣之見以開功名之路天下或可冀治也從之拱上疏曰行太僕苑馬鹽運治鹽皆關國要比來類名閑局卿若使以考不稱職及有物議之人安置其中夫既不稱職矣有物議矣斥可也退可也奈何安置卿若使乎宜擇廉謹有才望者政成之後得與參政副使一體陞擢若有卓異即如先朝故事不次超遷從之拱上疏曰國家用人不得官本省者以其民社之責親族所居難

於行法身家所關易以爲奸也若學倉驛遞閘壩等官卑而且貧一授遠地或棄官不能赴或去任不能歸彼其所司者訓誨出納而已供應啓閉而已何有奸若法近例教官邊遠人得授本省人甚稱便乞視此例從之拱上疏曰中外官賢否必繇撫按舉劾而邇來撫按諸臣任意輕重自相矛盾或論其操守之敗壞或論其性氣之乖方乃擬曰致仕夫既非老非疾則安得但致仕而已或論其贓私狠藉有證據或論其搒掠多死有姓名乃擬曰降調夫既誠貪既誠酷則安得但降調而已乎或論其行止不端或論其

昏庸特甚乃擬曰改教夫既不謹罷輭則安得但改教而已乎爲是者有二或欲左遷其人以爲不甚言之恐不能動也遂從而重劾之或欲姑息其人以爲既直述其事恐不能留也遂從而輕擬之撫按既以依違本部益無所據宜令撫按有所糾劾直列其狀應提問者不得止論罷官已降調者不得再論不及從之上登極徐階草世宗遺詔錄先朝建言寃抑之臣浙江人故刑部主事唐樞吏科都給事中王俊民故以大禮大獄得罪者樞得復職聽用而老不可起俊民既沒得廕子贈官撫臣以聞拱故與階相左因

疏曰我朝規模宏遠君臣義嚴父子恩篤以此號令
天下邁隆古而陋近代先帝神聖御極駿烈鴻猷昭
揭宇宙皇上嗣位志隆繼述所謂不改父之政宜本
心也當時議事之臣不以忠孝事君務行私臆乃假
托詔旨凡先帝所去如大禮大獄諸臣悉從起用不
次超擢立致公卿死者皆有贈廕夫大禮先帝親定
以立萬世父子君臣之極也獻皇尊號已正明倫大
典久頒天下矣今得罪者悉從褒顯則獻皇在廟何
以爲享先帝在天何以爲心皇上歲時祭獻二聖之
前何以對越豈非欺誤之甚者乎至若大獄及建言

諸臣曾無一人當罪乃亦不論棄功賢愚槩從褒𨚫

無乃仇視先帝與武工反商亦不過釋箕子之囚封

比干之墓而已未聞盡用商家人也臣伏覩弘治間

御史彭程稍言先朝妄費孝皇赫怒讁纍揚先帝之

失論程大不敬後得免死充軍夫程當日所坐特一

語耳上親先帝子議事者先帝遺臣明於上前所爲

如此自悖君臣之義傷主上父子恩甚非所以訓天

下臣毎私心痛恨至于流涕以爲人臣歸過先帝反

所爲行私臆旣多時矣宜有明者當事者尚公然爲

之不覺其悖傍觀者亦漫然視之不以爲非豈耳目

今舉人心果死歟若始終無一人破其說此無父無
君之教也上是其言盡罷諸陳乞者方士王金陶世
恩[illegible]倣中世文劉文彬高守忠故用金石藥致世宗
疾[illegible]起坐論死拱與錄獄復言臣奉命錄獄閱方士
余然[illegible]獄詞不覺隱慟流涕曰先帝受誣至此耶古之
人主有殞非命不得正終者名至不美蓋實有其事
不能掩諱故以流傳當時取譏後世也我先帝果不
得正終實有其事者歟先帝聰明睿智大小洞燭保
愛聖體尤極詳慎即用太醫院一劑亦有御札商搉
輔臣安肯輕服方士藥不問可否又安有服傷不言

又復服之此陛下所明知也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壽考令終本朝希有末年抱疾經歲從容上賓曾無暴遽此亦天下所共聞也今乃曰金等妄進藥物致損聖體從子殺父律謂先帝是金等所害皇天后土然耶否耶臣不知議者意誣先帝爲不得正終謂先帝何且以陛下父子間明于陛下前誣先帝以不得正終謂陛下何明坐先帝爲人所害以爲獄詞則何政體大廷之上每歲審錄明道先帝爲人所害以爲口實則何語言金等罪惡當誅自有本律卽坐萬死寧復足惜乃令天下後世信以爲眞則是先

帝抱不白之寃於上天留不美之名於人世宗廟神
靈與陛下孝思憂無大此者上下法司會訊承天門
盡反金等獄詞更坐他罪編發口外拱所言雖故反
階然人以爲有理拱在事敏達果敢至其掌吏部多
快恩讐私親舊門生與趙貞吉奉旨考察科道官所
貶斥皆平日攻已者貞吉爲之去位拱每選授科道
官卽戒毋擅言大臣過失一時如給事中韓楫程文
皆拱腹心有所論奏盡拱意所欲爲須拱上前比於
伊周會尚寶司卿劉奮庸建言五事頗有指摘阿拱
意者遂謂奮庸怨望不遜尋端排訾戶科給事中曹

大埜亦拱門生論拱不忠十事言其比嚴嵩尤甚請
以先帝處嵩者斥之上爲拱調大埜外任阿拱意者
不止更目大埜爲奮庸邪黨極力詆譏吏科給事中
涂夢桂劾奏奮庸動摇國是宜亟罷斥而程文言輔
臣竭忠報國萬世永賴不可一日無者奮庸大埜構
奸傾陷罪不容誅宜示遠竄因摘大埜疏一一爲拱
解辯雖拱自辯不過焉拱上疏抹解奮庸大埜上更
降奮庸一級亦調之外任於是大埜得潮州州判官奮
庸得興國州知州士論以夢桂文爲耻而大埜者亦
往來張居正所授居正而爲之者也穆宗崩拱與張

居正高儀同受顧命時今上幼冲居正因陰結司禮太監馮保以圖拱拱顧慷慨直任收宮府權曰老臣謬膺托孤寄不敢不竭股肱凡內降命勅府部章奏自今公聽茲覯有傳奉中旨所司按法覆奏白老臣折衷之以復百官總已聽冢宰之義拱內慮馮保專恣與居正儀謀去之居正陰泄之保乃與保謀去拱六月既望昧爽保傳皇后皇貴妃皇帝旨曰告爾內閣五府六部諸臣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曰東宮年少賴爾輔導大學士拱攬權擅政奪威福自專通不許皇

帝主管我母子日夕驚懼便令回籍閒住不許停留
爾等大臣受國厚恩如何附阿權臣蔑視幼主自今
宜洗滌忠報有蹈往轍典刑處之拱即日出朝門得
一牛車立而附載緹騎兵番跟蹌追逐喪厥資斧大
臣去國以爲異聞拱去居正爲乞馳驛乃傳歸而高
儀病悸嘔血三日死其明年有浙東人王大臣者故
投充總兵戚繼光三屯營爲南兵不遂流落都下大
臣巧捷便佞無鬚髯得入一中貴家中貴昵之正月
庚子竊中貴巾服闖掖廷直抵乾清宮門外上方出
朝大臣色勃股戰以犯蹕執揣驗之男子也袖有佩

刀馮保立鞫之曰南兵王大臣奚自曰自戚總兵保
使密報居正而居正令附保耳曰戚公方握南北軍
據危疑地且禁毋妄指此中自有作用可借以除高
氏保故甘心陳太監洪先逮洪錮禁獄令大臣供之
矣自是令稱高使改籍曰武進縣郎令家奴辛儒衣
大臣蟒袴予二劒劒首飾猫精異寶送繫廠中入以
聞請究主使人居正亦上疏如保意上即付保鞫保
令辛儒屏語大臣曰第言高閣老怨望使汝來刺願
先首免罪即官汝錦衣賞千金不然重搒掠死矣因
使儒昇大臣金美飲食之儒日與大臣狎款即令誣

拱家奴爲同謀獄具保飛發五較棫拱奴而居正前疏傳中外中外籍籍謂且逮拱居正乃密謀於吏部尚書楊博博曰事大迫之恐起大獄抑上神聖英銳待公平察高公雖粗暴天日在上萬無此事居正面赤不懌會大理少卿李幼滋者居正鄉人亦輿疾告居正曰公奈何爲此萬代惡名歸公矣居正强應曰吾爲此事憂不如死何謂我爲居正禁科道官不得有言而御史鍾繼英上疏不敢明言暗指之居正怒擬旨詰問左都御史葛守禮語楊博過張公必諍之博曰向巳告矣守禮曰輿望屬公謂公能不殺人媢

耳大獄將起公奈何以已告爲解卽共過居正居
正曰東廠獄具矣同謀人至卽疏處之耳守禮曰守
禮敢附亂臣黨耶願以百口保高公居正默不應博
曰願相公持公議扶元氣廠中寧有有良心儻株連
者衆事更有不可知者居正堅不承博與守禮因歷
數先朝政府同心輔政及貴溪分宜華亭新鄭遞相
傾軋相名坐損可爲殷鑒居正憤曰二公意我甘心
高公耶奮入內取廠中揭帖投博曰是何與我揭帖
有居正竄改四字曰歷歷有據而居正忘之守禮識
居正手笑而納諸袖居正覺曰彼法理不諳我爲易

奴字耳守禮曰機密重情不即上聞先政府耶吾兩
人非謂相公甘心高公以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極
任謝曰苟可効敢不任第後局何以結博曰相公患
不任耳任何難結須得一有力世家與國休戚者乃
可委按居正悟始言上前度處之上即命馮保與左
都御史葛守禮都督朱希孝會審而希孝懼與其兄
成國公希忠相對泣曰誰畫此策也以覆吾宗急詣
居正請命居正曰第見冢宰大中丞希孝泣謁博曰
欲借公全朝廷宰相禮耳何忍以身家陷公顧亦何
難公第使善詞鞫尉入獄詢刀劒口語所從來雜高

家奴稠衆中令別識且問見高公何所今在何地立辯矣希孝如博言使善詷較尉密詢大臣何自來則來自保所語盡出保口較尉卽告大臣入宮謀逆者法族奈何甘此若吐實或免罪大臣茫然哭曰始紿我主使者罪大辟自首無恙官且賞豈知此當實言適高家奴逮至希孝雜諸較中令物色大臣不辯也及會審風霾大晦晝雨雹不止東廠理刑白一淸者謂保初問官二千戶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閣老顧命大臣本無影響强我誣之我輩皆有身家妻子異日能免誅夷耶皆曰焉公已爲具詞而張閣老改

四字一清曰東廠機密重情安得送閣改乎塡之天
稍明出大臣會問故事先雜治大臣呼曰故許我寃
貴何雜治也馮保即問曰誰非使者大臣瞪目仰面
曰爾使我乃問也保氣奪强再問爾言高閣老何也
曰汝教我我則豈識高閣老希孝復詰其蟒袴刀劒
曰馮家奴辛儒所予保益懼希孝曰爾欲汚獄使耶
遂罷保外飲大臣生漆酒瘖之而內以拱行刺事上
聞有殷太監者年七十餘老矣在上前跪奏曰高閣
老故忠臣而何爲此隨顧保曰高鬍子是正直忠臣
張蠻子奪他首相必殺之我輩內官何須助彼保大

沮而太監張宏亦力言拱不可于是上下刑部擬罪竟論大臣斬拱被居正齮齕杜門屏居仕宦中州者不敢過新鄭卒枉道他去久之卒當拱爲相時其妻姪張孟男爲尚寶丞往來甚疎歲時起居拱拱與其妻置酒便坐爲曲宴孟男終日無他語拱語孟男於其妻而姪少我耶妻曰姑且如此何有於公孟男以拱故四歲不遷官及拱踉蹌去國拱向所私門生親舊率匿景褁足孟男執鞚四脡脯追而送之郊拱下車藩木捷執手幬以爲席鞍以爲几對酹而别臨別拱握孟男手流涕曰吾向以爲子少我也我亦少子

今吾忝子也孟男曰公何言也夫能不盡于公也者
乃能盡于公者也孟男後仕至南戶部尚書栱無子
賜謚曰文襄

趙貞吉字孟靜內江人以庶吉士積資至國子司業
嘉靖中虜薄都城下嫚書求貢詔廷議貞吉厲聲阻
和者語在世宗及沈錬記世宗壯之召入左順門使
疏便計貞吉請急遣才猷辯博之士詣諸將營賞軍
以厲其氣仍許開損軍令令壯士人自為戰懸重賞
招之逗遛觀望者誅無赦上即授貞吉左春坊左諭
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給賞功銀伍萬令詣諸將營

貞吉所至見諸軍涕泣奮諭以忠義獨宣府營未往還報命曰營遣臣未辭朝未敢違去上怒曰貞吉宣諭犒賞未見處分如何即云復命且妄以未辭朝爲解下錦衣鞫問廷杖之謫荔波典史初貞吉廷議罷盛氣直入苑中謁大學士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會通政趙文華趨入顧謂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嵩大恨乃佯薦貞吉以行時諸軍與虜雜屯城外相去各數百里貞吉僦民車致金於仇鸞所鸞不受虜且漸引去貞吉計恐後時又恐仇鸞怒而誘虜殺之故不敢違

去宣府軍比復命遂得罪貞吉雖率易無當然一時
忠憤激烈人皆壯焉累遷戶部右侍郎尋以忤嚴嵩
罷穆宗即位起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兼經筵官
尋遷南京禮部尚書上悅之尋召入爲禮部尚書頃
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視事隆慶三年也面恩
之日上命盡心輔佐贊理國事貞吉言近來朝廷政
事紀綱邊防廢弛實多臣不敢負委誓捐身爲陛下
任事退語高拱曰數十年人臣黨比成風共罔君上
賄賂公行綱紀蕩壞以致府庫空虛邊防廢潰人才
風俗弊陋已甚公振而新之在此時矣居頃之虜數

萬騎大入大同總督陳其學握兵觀望宣府總兵趙
岢棄鎮違屯巡撫李秋副將麻錦等閉門鎖堡旬日
虜去其學秋輙爲岢等上捷大同巡按御史燕儒宦
兵科都給事中張鹵等皆駁劾請治罪兵部覆奏降
職奪俸而已貞吉言國家最重邊防欲加整頓在朝
廷紀綱賞罰乃紀綱之大者今日欲正大同之罪當
持祖法國是公論清議以斷之夫主將不固守自有
正律祖法也皇上初年處治薊州山西失事律一時
邊臣竦然振厲國是也儒臣鹵等所劾奏公論也當
事之臣請賂不行持法不廢清議也大同失事耳目

聒然當事者不詘人以伸法乃詘法以伸人臣老矣
與參謀斷欲爭不能効忠無術乞解輔職不許頃之
復上疏論兵營制以飭戎務其疏曰高帝定萬世之
計分内外衛兵分隷五府所以杜前代強臣擁兵之
害其法制甚周謀慮甚深遠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
伐旋師之後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
號爲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夫五府之兵因調發
聚爲營旣歸卽當散歸各府矣所以久聚團操者以
當時常有戒嚴征代之事故爾不暇然猶以五軍名
營實未變五府舊制也洎至正統末年變爲十團營

矣正德中添置東西官廳矣然舊營之中尚存老家軍之籍則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猶存也夫我太祖分府以設將則權任不偏得將將之法我成祖分營以統兵則分數易明得將兵之法得將將之法則無前代強臣握重兵之釁得將兵之法則合兵法御衆如御寡之方祖制盡善所當世守者也至嘉靖戊戌嚴嵩欲爲賊將仇鸞之地遂請先帝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之印而授之夫于五府之外別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矣以十萬餘衆統于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舊矣將無無骨鯁伐

奸之臣故鸞得肆覬覦之計使當日遲于伏誅時事未可測也代鸞者鎮遠侯竇寰知退讓自守保勳名而已嘗曰弱矣往歲戒嚴官軍俱列營城內怯弱可知蓋皆繇輕變祖宗之法是以將强如鸞則有不軌之虞將弱如寰則有不振之弊國家與虜爲隣兵將若此臣晝夜慮之竊爲寒心私謂分府設將之制未易卒復而分營統兵之法猶可遵行蓋將才難得以一人統十萬之衆非韓白不能以十萬衆分委數人稱職易耳請將見諸官軍九萬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營擇一將分統令其教習訓練而以文臣巡覈之

每歲春秋遣官較閱其將之能否士之勇怯技藝之生熟紀律之嚴緩以奏聞而朝廷賞罰焉戎政印於內府有事則領勅掛印命將于閫外事畢則繳勅納印歸將于營中將太阿之柄獨持輦轂之兵常健戰守調戍惟所用之書奏上嘉納下兵部集議明年尚書霍冀議上營制如舊擇將分統遣文臣巡覆較閱戎政印則如貞吉言是時上特以貞吉故重其事改協理京營曰閱視然文武二臣世爵流官互相爭長貞吉所論卒不能行也頃之都察院缺人命貞吉兼攝免奏事承旨貞吉旣以議大同功罪與霍冀

不恊蕓論貞吉營制亦不盡行會給事中楊鎔劾蕓
鎔者貞吉鄉人蕓疑貞吉嗾之因上言貞吉專權亂
政謝恩數語非所宜言貞吉言向臣所論大同事實
發蕓短臣知公家之務而已不意蕓用私情憾臣夫
兵權貴分練兵亦貴分古法也分府設將分營練兵
祖制也人情畏難衆口多猜言不盡行臣亦何憾臣
入閣之日經筵面恩禮也皇上諭臣數語臣稽首仰
荅夫皇上御極自擇近輔初發玉音羣品生色臣雖
猥鄙可無一言仰酬明聖向畏避忌默默而退有君
無臣不辱清朝羞汗簡乎豈不聞高宗相傅說命曰

鹽梅命曰舟檝又不聞唐姚崇拜相之日要說十事
臣雖才謝元之官非宰相獻納數語卽爲冀所持則
伊傅周召房杜韓范憂危甚多非誕則紿也臣名在
五輔之後身居獨立之邊入朝唯影隨形居家無賓
入幕豈有如此孤子寡助之夫而能專權亂政哉乞
容臣致仕歸守丘墓上罷冀留貞吉如故陝西盜汪
二等逃入四川境劫掠四川巡按御史王廷瞻劾奏
巡撫都御史嚴清縱寇殃民當罷貞吉言賊故起鄖
陝貽害川徼雖有虜劫未甚挫衂遽爾更置巡撫倘
失事大此曷以加之清約己愛民省事任怨蜀中早

荒流困正賴其勤廉安輯招徠便欲去之是奪蜀民父母也臣竊見任事甚難論事甚易任事之臣異同難一毀譽之口難調則常憂讒畏譏而論事之臣不設身以處地不原情以待成則恒深文而求備頃者都御史海瑞被論去位嚴清若復繼之臣恐建功立業之士從此懈矣臣蜀人也頗悉蜀事乞無罷清乃許調用是年虜把漢那吉來降朝廷受之御史葉夢熊論其不可上怒夢熊妄言降二級外調之次日下諭吏部科道官奸邪欺亂朕即位以來者盡行考察貞吉上言近因御史葉夢熊論邊上干聖怒薄示之

罰足戒百矣皇上即位以來科道官在事人近二百
豈無赤心報國敢諫直言之士一槩波及盡行考察
誠恐所司奉行太過未免玉石俱焚仰惟聖德如天
如地偶有所激降此嚴旨臣考漢唐宋事皆因鉤致
黨人之罪遂致才俊銷磨國祚空虛祖宗設立科道
官許之風聞尚付執事諸臣酌其可否取自上裁縱
或不當受罰而已未聞考察至二百餘人踵漢唐宋
鉤黨之弊者也臣待罪內閣屢被譏彈今乃爲此營
救豈有要市實欲爲國家養護元氣愛惜人才尊顯
皇上之神聖上報有諭是時掌吏部者大學士高拱

貞吉亦以掌都察院同受事考察既考所罷黜皆前後得罪拱者貞吉抹解不得至于日中輒語拱曰大有之世匪彭無咎孔子曰明辯晳也夫哲人知幾知柔知剛知微知彰遂處雍容上信下從身安而國家可保又何必極意之所之而後爲快哉吏科都給事韓楫者拱門生論貞吉指斥朝政牆邀人心貞吉疏辯乞歸疏末言當令拱還內閣毋再掌吏部樹私擅權上手詔許致仕萬曆中卒贈少保賜謚文肅貞吉精通內典好講黃石素書平生持論謂二氏學通吾儒必出世乃可經世嘗道汴游嵩高抱犢伏牛諸山

巡撫蔡汝楠延而問學貞吉爲列圖明三教所繇起曰儒者見之謂之儒僊者見之謂之僊佛者見之謂之佛擬述二通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使出世不忘經世之用經世不碍出世之體未就而卒文章高朗雄健其爲人英偉慷慨至老不衰弟曰蒙吉舉鄉試不仕數與貞吉講中陰事南京國子監祭酒姜寶薦授國子監學正

郎曰徐階承嚴嵩之後曲以成君猶不免容悅之詬高拱勇於敢爲雖不猜衆覩理願其心在國家幾陷大戮驁愎之過歟貞吉意氣自好躁亦不免其言論

風采可想見矣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隆慶臣二

楊博 譚綸 麗尚鵬

楊博字惟約蒲州人父瞻爲四川僉事博年十七舉鄉試旁通諸經二十一登嘉靖八年進士授盩厔知縣調長安爲政精覈殊絕盩厔有劇盜博督士兵犂其穴在長安留心賑饑存活甚衆時瞻亦爲扶風知縣父子並有惠政而博且冠陝被薦行取以年不及格授兵部武庫主司至爲郎世宗幸承天起故學士

翟鑾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爲行邊使視師九邊鑾薦博贊晝至肅州屬番數百人遮道徼賞鑾綵所賚朝賞有數番來恐滋多欲拒不見番競譁博曰夷性卞憤不予必變莫若集而面詰其緩逐狀曰天子念若等僻苦煩相公親勞問若等當傾巢遠迎敢遲渙乃爾應縛屬吏諸番當氣慴如此則賞不待溢鑾從其計擁衛暨嚴蹕諸番轅門之外譁而數之諸番果羅拜請罪因微賚其先至者餘部落懼以後至譏無敢來東至遼東登撫順城覩建州海西二夷屋居火食樹官建衛大類中國而貢使久不至察其故爲

沙西夷兀允住所閉遏而兀允住不靖繇薊東鄙傳
多乾没苦之乃告鑾是夷勢雖羈縻功成藩屏奈何
惜小費自撤厚防請以柔遠深意嚴諭諸驛并原諸
夷後期罪特許補貢若兀允住有罪不可赦則嚴敕
遼東撫鎮多方擒斬以絕禍源鑾從其計以上聞博
是行東抵靉陽西訖張掖輒眺察其形勢險易亭障
堅瑕問土俗好惡士馬登耗夷帳遠邇部落強弱一
一籍記圖繪具得其肯綮所請築濬濠堡增設守備
鑾以博計上聞輒施行鑾入首薦博可屬大事上嘉
賜金幣調掌職方司時嘉靖中年北虜俺荅阿不孩

累脇我叛人侵邊世宗日念邊所以督邊臣甚至虜始從大同左衛入犯朔州博白兵部尚書張瓚當備京師瓚以聞上喜其後繇朔州至馬邑白草溝而南自太原南下聲犯平陽澤潞延綏巡撫萬潮請備京師而瓚疏已行虜營汾及平遙介休東西散掠諸縣山西左參將張世忠與戰死虜益分掠定襄盂五臺等州縣八日始出陽和塞山西撫按以虜退聞博草備後十事請瓚上之瓚曰虜退矣寧庸是其夕上下內閣令戶兵二部條後計瓚取博草立上之上大喜省奏瓚憂邊思職之褒而戶部後二日始上尚書李

如圭竟失上意以免是時世宗以膺懲責本兵瓚倚
博如左右手凡羽書中旨朝奏夕聞夕下朝覆上亦
知博所爲一夕羽書至上特遣中使扣楊郎中舍馳
召之時瓚墨好貨而博布袍蔬食門絶私謁時有王
文選鎖門不鎖心楊郎中鎖心不鎖門之諺博居曹
十二年例當擢京堂官而鄭曉爲文選郎中擬遷山
東提學副使吏部尚書許瓚爲博薄之曉曰以楊謀
斷奚虞不遠夜過博以告博謝曉爲知已居一年擢
左參政又一年擢都御史巡撫甘肅上謂勳輔大臣
曰前職方郎也而是時仇鸞爲甘肅總兵貪狡淫暴

博時時規正之鸞爲曾銑所奏逮繫獄中而銑亦坐
議復套事逮詣獄鸞即上書訐銑并及博上不問及
鸞得出獄尚訐博不已上語左右曰楊博好官鸞何
誣之再者必治居二年與總兵王繼祖督參將蔡勳
擊虜八里河灘斬首四十二獲馬駝牛羊千有奇夷
器八百九十餘已與諸將再擊虜鎮羌永昌山丹鎮
番等處斬首九十餘獲馬駝牛羊四百有奇夷器二
千五十有奇而哈密夷人牙木蘭自嘉靖初得罪於
土魯番領擁衆五千餘人內附總督王瓊遷牙木蘭
於湖廣安插其衆于白城山命哈密衛都督白羔剌

約束之顧白城城堡未建聽其竇附郊關以居者二十年所矣是五千人者皆哈密赤斤罕東諸夷長子孫日盛強勁與軍民相搏博檄副使王儀參將劉勳葺治白城山城堡墩戍給以耕爨之具具羊酒召諭白羔刺諸番徙之皆歡呼樂從計移帳七百有六男婦三千四百餘人離塞近者二百里遠者至五百里約以朔望之日入城番漢毋非時通既奏聞帝嘉之以斬虜徙戎二功進右副都御史予奬勅賜白金紵絲明年丁母憂服闋卽家召起兵部右侍郎明年兼右僉都御史巡邊尋轉左其冬復命兼僉都御史總

督薊遼保定軍務兼理糧餉博謂薊遼切近京師惟擁護畿甸防衛諸陵爲大義禦虜之機敢戰不如愼守要以匹馬不入爲功三十三年八月甲子西虜把都兒東虜打來孫糾其諸部七大會十餘萬騎會于小興州白廟兒自三岔口古城川并虎頭山連營百餘里謀犯古北虜尋緣黑霧山而南戌刻抵李河車者二百餘騎距塞不十舍博飛發尖夜二人出哨畱參將唐桂守密雲自帥中副總兵劉通副使秦甲而馳與巡撫都御史吳嘉會總兵周益昌大會于古北召諸將畫地守連營持待戰火器者夾岸軍益昌帥

諸將往來馳援軍皆附牆立乙丑寅刻虜自虎頭山
大舉蒲潮河川關下突攻龍王谷參將楊照遊擊官
疾擊之卯訖午百十戰殺過當我軍傷者九博立出
金錢布粟分勞軍促故遊擊棠帥師五百人前助則
稍退蕁攻甎垜子副總兵龔業疾擊之又過當則稍
退蕁攻沙嶺兒益昌帥其所帥將殊死戰虜大挫轉
攻丫吉山廟兒嶺副總兵業晨轉迎擊之遂退博更
檄益昌發家丁千人援虜所不攻地選尖夜擣地砲
潛出接伏夜分齊發虜自相蹂躪刺砍達旦時虜營
火光燭天烽火達京師上震恐問虜報於相嵩日數

下會博奏至上喜趣逐虜丙寅虜分爲三道攻龍王谷沙嶺兒磚垜子諸處各萬餘騎參將照副總兵業遊擊官力禦之斬首二打來孫髃驍騎四千令部酋塞逼攻松嶺兒甚力千總承爵故遊擊言參將𤍠各帥所部至虜盡銳蟻附而緣牆一虜已及雉言部張馬馬靳其腕則皆墜虜射馬馬貫顱我軍被殺傷者六十餘人延綏遊擊璘帥所部馳至擊殺虜數百打來孫遣部酋把戶塞擁五千騎濟師相持朝至昃矢蝟集璘若言手刃督衆殊死戰殪把戶塞若里狐二酋虜號哭鉤屍馱去戍刻突百騎攻漢兒嶺紅山兒

遊擊守督中軍時中等堵擊遊擊碧參將府以陝邊
遊兵應之遂退虜相與語向庚戌秋如進巨室寶貨
人裔各飽望外今者牆高臺密人狠弓強大非昔比
也丁卯辰刻虜復以三百騎攻孤山兒守若碧若府
揮刀親搏衆殊死戰擊殺虜五六十餘乃奔古城以
去仍逐虎頭山將向白馬關大水谷博探虜動靜檄
寧夏遊擊經固原遊擊堂提督卿備而待仍選尖夜
持火砲潛入各營竟夕四散五六發虜人榜馬疲皆
狼狽哭歸是役也博禦虜五晝夜其始聞警卽止宿
古北垣上毋跨鞍擐甲胄手弓矢往來諸隘口睥睨

開憑搞血戰虜百道攻不克是時都城謂虜旦夕如
虞戍警報日數十至上將發廠衛邏較及親信中使
分詣緣塞諷諸軍趾相踵及歸備述搏隨虜轉戰狀
會大同巡撫都御史王忬奏亦至上大喜諭嵩曰得
如是者數人無憂兵政矣已已卽軍中宣諭賜博益
昌嘉會業照從人紵絲服各一襲發萬金勞軍是
役也論者謂中興武功第一博上疏歸上功稱五路
以贊上是時俺荅亦屬六萬餘騎寇山西三關亦爲
總督侍郎許論所擊走上大喜陞博右都御史兼兵
部右侍郎論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各廕一子錦衣

衛千戶益昌嘉會等皆陞賞有差壽兼總督薊遼保
定軍務三十四年打來孫犢昨秋失利來襲馬蘭谷
駐黏魚石關下博與嘉會益昌益督諸將奮擊勦拒
幾獲打來孫斬首二十餘殪其酋一薊郊關也每虜
至京師輒戒嚴博禦無失利博在薊賈勇教戰自四
方至者稍有寸長輒置幕下擇氣志可使者激之曰
虜亦人耳奈何見而走安知天不欲而富貴令奮跡
行間耶久之士知戰故輒以無事亡何召入爲兵部
尚書尋加太子少保杜絕相嵩子世蕃不得撓兵政
嵩父子不悅居一年丁父憂又二年土虜寇大同圍

右衛城連月不解徵總督楊順下獄罷兵部尚書許論廷議置代未決上復召博為兵部尚書以往博不能辭墨縗而往上疏慰曰皇上幸寬西顧憂臣誓滅此賊用攄國憤上嘉荅之因賜白金文綺虜諜博出關即夕悉衆出塞去博以右衛久在圍城中樵採路絕士煑草而食忍死固守無二志乃優加卹奬疏褒其守帥尚表並陳善後十事遂經畧大同修守要害測虜情預戰守凡疏一二十上上悉親為裁定不下部議虜去遠博以大同川原平衍虜騎飄忽艱于防禦乃聚糧具械分布修築躬自勞來奬勸于是築牛

心等堡寨墩臺二千八百七十二座挑濬大壕二
各長三十里攔馬壕六十四道凡五十日工報竣上
嘉博功大完速降勅獎勵賜白金文綺隨諭輔臣曰
宣大博理已平一歲可見凡事無人之效又曰博盡
心邊務方在理中以來冬同部爲宜朕意須加以一
秩乃加太子太保兼右副都御史虜酋有哼素者故
稱魁桀時以輕騎抄我邊博計擒之并斬其黨十五
人因分銳兵襲擊僉塞虜營多所斬獲虜徙帳遠去
邊警益稀乃議築翁萬達所創大同長城列上修邊
四事大約計費二十萬金請內帑者十一上覽疏謂

輔臣曰博修邊費少成多比他動以四十萬用大不同各鎮妄費誰肯一言及者博聞感泣會虜入薊鎮督臣被收廷議移博鎮薊上然之時當防秋郎日趨居庸道上經畧宣大及時繼理十事旣入關調度諸將魯聰等晝區分守而以副使等官李尚智等監之下令曰某月日時各營據牆舉火爲號某日某時如之凡擺邊耀武者三自居庸距山海旌旗徑千餘里不絕炮火之聲遠邇響應近塞夷衆走報諸酋時刻不爽諸酋皆驚終歲不敢近塞上名博還部加少保當是時嵩父子不俾博入屢沮之上特旨召博復特

旨加貳孤嵩終（？）憚浙江總督胡宗憲者父事嵩
南海賊爲亂宗憲計擒其酋王直嵩欲因事傾之博
執不可請下廷議禮部尚書吳山與博持之宗憲竟
不傾嵩與其子世蕃憾博甚是時上久不接羣臣操
下益急博屢犯嵩慮爲所陷夜宿外舍以待不測然
上殊知公一日諭吏部曰朕聞自博入胡虜日伺邊
外來幾戎政缺人又諭兵部曰戎贊之用須如博者
會各邊屢有奇捷法當叙本兵功博不自言上皆錫
銀幣繇是嵩乃不敢復搆博博一品考績賜羊酒鈔
錠授柱國勳升以勳贈其三代上異數也尋詔支正

一品俸四十一年虜將大舉寇薊諜報甚亟上曰自
博入我恒慮邊今秋必擾早策遏之博申飭邊塞使
命絡繹而薊總督某者殊易虜乃東廵遼陽博檄几
曰虜氛甚惡亟徵各路兵協禦猶懼不濟顧引重兵
去遠徼是假之便道也今玆敗矣日夜十餘檄趣之
旋虜已潰牆子嶺入矣虜薄近圻火光燭大內博夜
宿部中前後上三十餘疏尋引去是時嵩先已得罪
去博再入本兵且八年籌虜籌倭心力焦勞南北報
功捷無慮數十次皆推功文武大臣不自爲伐四十
二年兩考再廕一子入監疏辭上不許曰玆用酬功

且以礪世明年吏部尚書缺特簡博未幾上崩穆宗
即位博首請録忠諫舉遺佚奏脩平宸濠功令新建
伯王守仁子世其爵又以中外遷陟太驟政多苟且
請漸爲久任法並得施行明年一品三考加少傅兼
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讀書博在位久左右倖臣皆
不便之時時譖博於上博歷辭廕許之又明年以覆
留都御史龐尚鵬有旨詰責博請謝去大學士李春
芳尚書劉體乾等及兩京科道交章奏留不報已而
左右譖博者皆得罪上知博無他又明年再召爲吏
部尚書治兵部事力辭不許是時西虜已納款九邊

防禦薊遼爲急博奏徵浙兵九千人復奏遣淸軍御史徵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陜西諸脫伍軍悉詣薊鎭以實䕶左尋解歸神宗即位召還吏部時一品滿四考賜寶鈔五千貫肥羜三上尊三十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廕一子尋覃恩贈三代如其官蓋以兵部臣一品四考惟博一人尋以疾乞歸再疏許之時博子俊民爲太僕寺少卿俊卿爲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詔皆許扶侍歸蓋殊典云歸之明年卒年六十有六訃聞輟朝一日諭祭賜葬贈太傅謚襄毅廕一子中書舍人博豐頷偉貌音吐洪暢毋談及生平履歷接人

還事與夫九邊阨塞險要兵馬錢穀盈縮堅瑕今昔
登降之故亹亹如指掌遇下有恩所至多見思每朝
四鼓興危坐待漏祁寒暑無二雖位益尊益恪慎俊
民仕戶部尚書俊卿武舉第一人又俊士亦舉進士

譚綸字子理宜黃人父鎬以貢為王府教授綸為人
恬澹好黃老言嘉靖中以儒士中鄉試連登進士授
南祠部主事稍北遷庫部郎轉南職方居久之倭寇
苦東南諸郡轉薄南京城門閉者三日綸一再募壯
士五百人逐之雖未能撓寇然當事者指目綸為知
兵是時台之僊居黃巖新中寇郡兵幾萬人皆愞懦

遂補綸爲台州知府至則簡習精卒千人一捷于柵浦一捷于北嶺一捷于楊沙溪皆在旬日間以此益知名就遷浙江副使爲巡海使者綸悉散諸徵調一意練土著倍餼餉備器械厲威信必誅賞教之三月部士皆爭命死敵而會督府剿王直黨於舟山兵相距十月莫敢動綸伺賊登馬岡急擊潰之明日攻何家礐又大潰之黨無留未幾犯桃渚綸急走桃渚巳又殺海門牌者登城矣綸急率衛卒搏賊又扼賊海門之南北路遇之於新河追殲之南灣浙中寇盡平陞參政轄海事如故當此之時江南平賊功惟綸與

胡宗憲爲最居亡何廣賊流劫江西時綸方丁艱家
居起復擊平之改福建參政乞終制亡何倭陷興化
又起復綸以僉都御史巡撫福建綸期戚繼光犄賊
渚林一鼓盡擒之俘斬二千二百有奇獲被鹵三千
餘人衛所印一十五章然不自居功悉以歸前督府
是時前督府方獲罪得藉以解陞副都御史復擒賊
于福清之神前澳漳浦之玻璃嶺其他楊一蘇阿普
藍松山等闖中衆不下二三千人皆誅滅過當八閩
底寧得請補制居一年起巡撫陜西未至蜀妖人蔡
伯貫倡亂改巡撫四川至則寇已平度川湖介移施

州衛設隆昌縣于隆橋驛遏蠻所出沒又平龍州薛氏則又改龍州爲龍安府皆得請蜀人大德綸又討除逆賊鳳繼祖有功賜銀幣隆慶改元陞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尋召還明年以左侍郎總督薊遼綸謂輦護京師宜莫謹備薊鎮備薊鎮無如注精戰具于是修壕塹創敵臺造戰車鳥銃佛郎機諸具甚設初綸在江南時與俞大猷戚繼光共事戎閒用浙兵得勝有所之必帥與俱往賊望見浙兵旌幟無不膝受刃及是請得南北兵兼訓練奏立三大屯營管鑰竟委戚將軍薊自是稱雄鎮虜相戒不敢犯居二年陞

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理戎政明年以尚書理戎政
是冬予告又明年起兵部尚書掌部事方是時三鎮
貢市踆北虜三貢禮成粵東羅旁蜀中九絲平遼左
征逆酋王杲及平虜堡之捷推功本兵三賜金幣兩
廕子二益俸一加太子少保錫麒麟蟒衣各一襲亡
何卒綸慷慨負奇節朝廷始終眷綸兵閒綸亦始終
以兵事自表雖無所授韜鈐劈畫運量若玩弄夷虜
掌股上其志慮忠勁卽圍徼靖謐常若大敵肘足發
極計愼畫猝有警輒欲奮蹀爲士伍先不敢晏處嘗
言國家欲破虜者必得人爲總鎮將兵十萬東西往

來擊無畫地自擊或時出塞擣虛庶得志又欲圖復大寧安薊遼西稍移鎮偏關犄角宣大庶幾銷虜無大舉綸少時好黃老其後入官家居聲伎自奉增損海內曲調儷之和平號四卒腔至今優人皆用之卒年五十八贈太子太保諡襄敏追叙羅旁功世一子錦衣百戶

龐尚鵬字少南南海人嘉靖三十一年進士授樂平知縣表樹風聲政教大行召入爲御史命覈浙直軍餉發總制胡宗憲監軍鄢懋卿冐破之奸語侵相嵩茂中奇禍事竣復命猶執奏如前出按河南強宗縮

册負罪引咎解印綬丁艱服闋入掌河南道理考
察事科臣胡應嘉刺太宰得罪尚鵬疏救甚力且劾
及輔臣郭朴尋按浙江浙江賦民大抵皆本天順間
御史朱英所疏兩役法籍縣民分爲十年而統於坊
里之長每一坊一里長率十人令民按丁若田五年
而率錢與長爲吏辦公私費坊主宴里主饋曰甲首
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縣廷審諸役曰均徭歲環遞
以爲常蓋五年一用民也時頗稱便其後吏肆而長
饕所云甲首錢有一貧男子出白金四五兩者卽富
者挨田按田而率有加畝滿千金不數百不已於是

貧者走徙往往以錢累其長富者不免詭畝逃役至
若均徭一不幸得館庫或捕鹽諸役其在榜中顧役
直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攫百出不數百金亦
不已又不幸富者兼得兩重役貧者或分得十之一
二則身家亦破碎生平撦聚五百千朝居暮空貧者
至不有其妻子與籠雞㭊豚互牽引鬻市中相聚以
哭於是每書榜則老胥黠吏巧播弄以網賄與詭者
相唇齒而民病極矣尚鵬知此已久旣至乃破除其
法一邑中調劑官府所需費若諸顧役不縮不盈與
民之丁土相准合凡丁一田畝千率出若干錢與秋

租歲僉輸於邑吏明年百所費與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其人掌之且買且顧人給鍥帖一紙令曉然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役富者亦不入館庫役最重且苦若鹽捕等者不得勒富者募而且歲輸每丁不輸二十分秒細易辨受詭者不得行胥吏無所用播弄用詔書行之名曰一條鞭浙人大便而江以南通行之礦徒倡亂促巡撫勦平紀驗其功次釋出幼少者千餘人西湖中大家種蓮藕取利占據相格鬬至傷命悉禁絕之還朝報命浙中排門香燈滌流攀挽尚鵬車中亦淚下也改提督京畿學政嚴條

約立學規士習丕變隆慶初條陳時政數萬言擢大理寺丞時議興復九邊屯鹽陞右僉都御史行部次東昌疏劾內侍恩馳驛殺人御史以仁贓私狼藉并劾給事中齊陰壞邊餉言官憾傷其類思有以中之不得也尚鵬巡歷諸邊足跡殆徧與總督尚書王崇古入河套擣虜巢有功執政忌之竟不得敘又上會計錄言從古征斂煩多則民窮盜起天下遂大亂臣親視邊方生靈愁苦幾欲繪鄭俠之圖讀者咸壯其志次甘州爲御史郜永春所劾下吏部尚書楊博曰龐君能臣特疏保留少輔高拱不悅傳旨切責勒博

致仕尚鵬落職九卿科道疏留不報萬曆初摶召用尚鵬亦以僉都御史起督福建軍務至則罷商稅減寺租蠲宿逋五十餘萬踰年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張居正奪情復相論者俱得罪尚鵬移居正書申救居正不懌亡何坐報最以簿書年月少誤被給事中陳三謨參奏同籍居四年卒三謨居正黨也尚鵬忠介慷慨有才有膽其立朝知有法紀而不顧一身利害其當官知恤民艱而不避一時譏疑海內縉紳倚重焉天啓初謚

臣郎曰楊博譚綸龐尚鵬皆一時能臣博綸善治兵

尚鵬善治賦而楊博在嘉靖朝尤爲主上所倚毗可謂公家之利知無不爲鞠躬盡瘁君子矣

葛守禮　陸樹聲

守禮字與立德平人嘉靖七年山東鄉試第一遂舉進士授彰德府推官有大獄坐與盜者連數郡守讞鞫無驗悉論出之大吏易守禮儒生耳何知吏已更以他疑獄試守禮守禮平亭盡允大驚服擢兵部主事郎儀制寧府既除弋陽王攝寧事請得置旗尉如故守禮不與曰攝寧也繼寧耶出爲河南提學副使論士兼德藝遷山西參政冀南兩郡藩宗暴橫至

匿亡命行劫監司莫誰何有徙署於他治者守禮至
仍故部署彈壓兩郡悍宗皆斂跡陞山西按察使鳳
代寧府閒居民多自墾田或告晉王曰府中牧地也
王奪之居民譁譟搆兵守禮法其首難者仍歸田於
民令有司歲收其出租抵宗祿陞陝西右布政轉左
秦王亦以牧地故利民田立石其壟上民爭訟不決
守禮仆壟石告王以晉事田亦復歸民入覲佐計所
署卑冗吏老疾失眞者輒與門吏部尚書曰若是則
計簿外耶守禮曰此皆去省會遠第取具文書實恭
嘗見其人今乃見之外在某地陞副都御史巡撫河

南尋陞戶部右侍郎督餉宣大山西改吏部右侍郎
三攝部事大抵綜名實振淹滯抑僥倖銓法多所更
定而貴勢皆不便之陞南禮部尚書相李本署吏部
事希嚴嵩指以地震請考察廷臣分三等爲去留守
禮以衰庸罷留一等則吳鵬趙文華嚴世蕃諸人時
論譁然隆慶改元起戶部尚書時國計詘甚守禮請
益鑄錢以便民平估以便商尋徙南工部尚書以母
老終養母沒服闋起刑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
是爲萬曆初年再察中外寮務絕朋比黜憸壬一歸
於平直而尤重貪殘之禁守令生受財及酷烈者劾

繫詔獄窮治吏爭自祓濯矣久之以老力求去守禮立朝四十餘年侃侃一節義所不可引是非爭大體絕不伺他人意指有附麗而亦未嘗自便爲隱情在隆慶初相高拱以藩邸舊臣當事快恣相徐階積不能平百計逐拱白吏部尚書楊博都御史王廷及六官之長各率屬疏劾至臺省庶官交章論奏穆宗故眷拱見拱彈章滿公車不得已策罷拱守禮時爲戶部尚書獨不論拱戶部左右侍郎徐　桂者拱同館也劉自強拱里人也詣守禮請守禮不應曰人各有見某自見不論高公耳何必同兩侍郎不得守禮疏

乃自作白頭疏上之守禮自求罷居二年拱再相德
守禮名用之時自強方尚書刑部拱從容語曰向者
公疏可無白耶自強曰疏之不白今日安得尚侍公
拱曰葛公棄不佞耶守禮卽以見德於拱得復用顧
見拱快恣如故終不附麗之拱亦少疎矣其後拱坐
王大臣事守禮又與楊博力周旋於張居正所人以
此稱葛公長者守禮自少至老服儉如一日不知有
人世雕靡事年五十時其妻爲之求侍姬而強之守
禮召姬侍姬直當前守禮卽拂衣出旣數年妻召其
姬家送之處女也嘗上疏禁戲劇東省讌新進士御

史用故事名戲不敢白守禮以告相殷士儋士儋
人也守禮面斥御史士儋曰某實命御史守禮曰其
疏禁安所得旨旨實擬內閣公自矛盾耶揮出之左
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諡端肅孫曦亦萬曆中舉山東

第一戊進士
陸樹聲字與吉華亭人陸宣公之後也其父始孩而
孤鞠於外家從母姓曰林嘉靖二十年會試第一爲
林姓至隆慶初始改云樹聲少貧與其弟德同出爲
贅壻登第六十年立朝不盈數載每遷一官輒以病
罷嘉靖數十年間海內清望樹聲爲第一自其爲吉

士移疾歸里其後告滿詣闕相嵩柄國官無大小皆有定價而館職尤重嵩子世蕃知樹聲無所挈第使人索松江綾子二百疋曰當以翰林寄陸君樹聲謝曰翰苑本不敢希又實無一綾惟公所置之遂不往謁次相張治樹聲座主也爲解於嵩嵩曰彼陸生者何其徑庭治曰𡙖人也不足與較嵩乃令出試以南宮舉首不得已授館職而意終不釋然治乃爲樹聲具錦幣四雙白金四十使一翰林介之謁嵩樹聲往至門則治所遣持金幣者已在嵩門下出刺授樹聲使自爲獻樹聲大愕怡告之故樹聲不言懷刺入一

揖即出終不出刺嵩送二人出見持金幣者立門左
問爲誰樹聲曰不知竟出嵩大恨樹聲援職未幾又
以告去矣數告數起歷南雍南部時徐階當國樹聲
同里人也落落穆穆萬曆改元以禮部尚書召踰年
與内閣居正持前輩禮甚抗又以論事不合復稱疾
求去二十六年樹聲年九十守臣以聞天子遣官存
問加秩一品爲太子太保久之卒謚文定樹聲居嘗
閉門宴坐焚香啜茗啓處服御笑飲在所休休然其
和光綴接里之執經問道與士大夫東西行禮於其
廬者不擇賢愚少長皆意滿去王錫爵稱其道不苦

空而禪不標幟而儒不垢俗而隱弟樹德都御史以方嚴稱

鄭世威　吳嶽　譚大初

鄭世威字中孚福建長樂人嘉靖八年進士方總丱題其齋曰志樂顏瓢貧甘范飦弱冠舉于鄉旣成進士會臺臣劾詔從諸進士推擇衆競趨之世威曰纔脫章句蹔司耳目邪授戶部郎丁艱改刑部出爲江西按察僉事尋改廣東丁內艱復除江西貴溪相言再召入相諸司往賀閣角門延入世威便却退呼照者曰相國尊然奈何令邦大夫䌨縮旁趨還吾刺吐

耳門者闕中門乃入相言未子也汪巡撫玄錫偕相
有事上清宮名爲祝釐世威從諸司往拜祝祝詞乃
知爲相祈子拂然不拜出轉浙江布政參議言再相
過武林世威復不與諸司郊迓也轉江西按察副使
時分宜嵩代言族黨甚暴張於言矣世威輒用三尺
繩治有抵重法者獄具矣巡撫傅將改論世威持之
不能奪也熊憲副者嚴姻以輕直占廢寺田千餘畝
世威糴以賑饑熊持相手書求捄不得遷四川參政
念分宜終螫己投劾歸歸而薪槱不贍耕鋤自力且
十年分宜敗中外交薦起湖廣參政南京右通政隆

慶初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左副都御史華亭祖階
爲王守仁學廷議有舉守仁從祀者世威言王守仁
治世能臣也謂其紹周程宗孔孟則平生庸德有不
足矣且其率天下徑趨直行使聖門講學明理之功
屛不用將有毫釐差千里失者與守仁同時講學者
泰和羅欽順惠安張岳世稱賢大夫兩相指擊其謬
守仁辨不能絀葢守仁以名勝欽順岳以實勝實之
與名相去遠矣階不是也顧其事亦寢轉南京侍郞
改刑部侍郞會有詔採珠及珍石世威疏納忠諫崇
節儉不報遂乞骸歸歸而耕鋤如故里中不知侍郞

云世威副使江西時議清贖鍰備庾賑且謂升石而
徵之筐篚而縻之是奸國法也取盈于公廥而尾閭
于權門是奪民命也纚纚千言讀之恫切至有欽以
傳者通籍數十年朝野參半自對大僚臨下吏與農
民處一本之至誠其學一以濂洛爲宗取六籍及儒
先語日誦繹之錄其精者獨証于心曰心嚴師爲師
心直諒爲友展也宋儒實獲我私年八十二卒禮官
言其歷官權貴之鄉媢寵是恥辭榮寂寞之野杜門
自高人謂盡之賜祭葬贈尚書諡恭介
吳嶽字汝喬汶上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戸部主事

郎中知廬州保定二府爲郡責大體而已而以聖賢之道望其民守廬州諭廬民毋有不孝弟毋怙侈毋鬬狠毋惡聲聞里中毋崇尚浮屠婦女不蔽面毋途行別民善惡於旌善申明二亭置社倉設社學藥局鄉約朔望視學講經義一如國家成法廬人民化之守保定仁愛明敏未嘗用意摘發而自胥吏隸卒以至市獨田甿無敢越軼皆若通貫爲一心保定繼來爲守者唯有嚴清與嶽並名而嶽德及民尤深且厚累官左僉都御史巡撫眞定嘉靖末年見相嵩虐焰移疾自免屏居南旺湖上茅屋薄田粗糲居食日惟

披閱禪經默坐一室客有過者亦時出見或留飯
食不過數器脯菜居太半殊不出謁謝時遊行跨蹇
驢而已或諷其矯嶽曰某罷吏居家未嘗一用邑中
夫役自覓輿夫力又不能老又不能騎跨蹇驢取便
適非敢矯也既數年相嵩罷徐階當國起嶽右副都
御史協理院事郵遽持檄喧闐嶽宅僕人言狀嶽方
趺坐行氣搖首且止僕走立門外可炷香頃乃下牀
索檄覯之擲不更視親友從臾乃出就徵一時士論
翕然得人隆慶初大計科臣有異議疏入留中嶽詣
政府抗辭曰請閣下視故事有考察去官者而科臣

敢詈之否公毋傷國體也閣臣悚然疏尋下旣遷南京吏部尚書以老致仕嶽在南京抑浮薄杜僥倖務節儉以變風俗爲人耿介端方清操絕俗守廬時以艱歸途次陰雨持廬蓋以行至家泛之歸自南都廳事不備假僧寮而見客卒賜祭葬謚介肅

譚大初字宗元始興人嘉靖十六年應貢復領鄉書以貢資還公帑遂登進士出跨蹇驢而已以憂歸赴選授工部主事痛革積弊不遺餘力久之復以憂去起補戶部選爲戶科給事中歷兵刑左右給事奉使冊封魄遺一無所受擢江西按察副使獨振風紀直

民枉抑視權勢藐如也清戎多所開豁御史以失額
爲疑大初曰失額罪小殃民罪大理寺傅嚴革冒濫
撫院或借貸疵其故人亦峻拒之過者多避道去嚴
嵩親黨廣奪人產大初廉得實悉繩法秩滿年僅五
十具疏乞休不許擢廣西參政桂林澇米價湧請督
府開倉發糶便宜賑恤存活以十餘萬在事二年値
妻子連喪疏乞解職嘉靖末年召起河南右參政遷
擢南京通政應天府尹三奏詔書不敢復辭穆宗即
位疏乞以參政致仕不許晉工部侍郎遷戶部左侍
郎總督倉場責戚權璫侵民田土必躬覈履悉歸侵

於民力薦僉都御史海瑞可大用累乞休不許轉南
京戶部尚書復引疾乞休致仕家居田不滿百畝讀
書鼓琴時人罕見其面卒年七十五詔賜祭葬閩人
戶部尚書馬森謂生平所見清節二人粵中譚大初
及汝上吳嶽也子音以貢歷上石西州知州有廉直
聲